



心之河

· 桑纪曾 ·

青岛出版社

7
4

心 之 河

栾纪曾 著

责任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张白波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山东省潍坊计算机公司电脑排版中心排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临朐印刷厂印刷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36 开(787×1092 毫米) 5.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印数 1—5300

ISBN 7—5436—0240—7/I·19

定价 2.60 元

BJ37/13

自序

诗走向读者以后，诗人原本无须再说什么。因为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时间自会告诉你一切。然而，一本诗集出版在即，总有许多话在心上徘徊。

我至今说不清什么是诗。真的，什么是诗呢？临乎其外，一目了然；入乎其内，幽深无底。谁也不知道一首诗怎么会突然从心里冒出来。对于写诗的人，它时而如虫鸣旷野，时而如雷走长天；时而如泉迷溪谷，时而如江海滂漫。有时候，它会突然闯入你的心扉，诱惑着你，折磨着你，弄得你神魂颠倒，日思夜梦；有时候呢，你分明感到了它的存在，就在你脑屏的某个亮点上，却又追寻难及，变幻不知所之。

我更说不清的是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人而没有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命的太阳。它究竟怎样选择了人的心灵、并在那儿做下它那神秘的巢呢？

我的父母，父母的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我15岁时已成为他们当中的正式成员。日未出而作，日落而未息。不是偶然的机缘，我也许要在故乡的那些泥泞的小路上接续他们的命运。直到那时，除了初中课本以外，我连唐诗三百首也没看到过。后来，我读的是工科大学。天天沉入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物理学、地质学、化学、大地测量那些同诗截然不同的世界。再后来，又当了兵。训练，生产，打坑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夜间还要站岗。人生发生了倾斜。我开始写诗。心被年轻人的激情点燃起来，被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狂热点燃起来，再也不能熄灭。有时象进了天堂，有时象下了地狱，受尽煎熬而不思解脱。但世上的事总难尽遂人意。我发表了不到10首诗，诗坛便陷落了。1968年春天，我退役当了新闻记者。记者与诗人的思维方式正如冰炭，一个宜冷，一个宜热。平日，两股意识流谁也不肯让谁，我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剪不断，理还乱。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辗转反侧，苦乐无穷。诗缘仿佛是前生注定。

诗是从心灵深处升华感情的语言艺术。古今中外的诗人无不是在写自己心灵的历程及其

走向，并沿途寻找着某种完美。一首诗便是诗人创造的一个世界。为诗者不朽之所以不朽，就是把自己的人生体验毫不掩饰地坦露为诗之美。孤独者写孤独，悲苦者写悲苦，反抗者写反抗。爱者淋漓为诗之爱，愤者喷发出诗之愤。诗人与诗之间没有虚假和伪善，也没有尺子去量他们。史可为鉴，诗亦可为鉴。不是诗人写出了什么诗，是时代选择了自己的诗，诗又选择了自己的诗人。不同的诗人对诗的体验不同，于我，大多时感到写诗有异常的沉重。

首先是我们的文化太沉重。从孔夫子到《红楼梦》，那是真正的灿烂辉煌，真正的登峰造极。我们想冲破它们，却又冲不破，磁场太强大，必须背在身上艰难而自豪地前行。那简直就是世界，古文明中的喜马拉雅山。历史也太沉重。从我们的祖先起始，就有人不顾一切，怒而触不周之山，结果天塌了，只好去炼石修补。还要填海，还要射下九个太阳，还要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逐日者死了，只能化为邓林；抗争者被杀了头，只能空舞干戚。等到这一切过去，历史便被一页一页刻在石头上，从长安一直刻到泰山。诗怎么能背得动呢？最有真实重量的是人生。童年时，我差点丧生战乱。父母生

计艰辛，我不得不少年辍学。饥饿的日子刚刚过去，十年浩劫便使我的四个亲人含冤九泉。参差不齐的诗行总是打满了人生印记。所以，我的诗写着写着就有些沉。当然，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生活中之所以会有诗，必须有诗，不是因为过去有多么沉重，而是因为永远有希望在前面招引，象暗夜的星星，象雪野的辙印。纵然前路茫茫，“君问归期未有期”，期盼也不会泯灭。心会飞过迷濛的时空，在岁月里寻得一个栖息之所，等待着“却话巴山夜雨时”。更不要说还要求索和奋斗。写诗，正是这种希望的燃烧。

历史正在进行着空前的变革，一次新的涅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观念，无不受到猛烈的冲击。我们的诗既已经过了生活的洗礼，便毫不犹豫地冲入了变革的漩涡，并给世界带来一片惊喜。曾经走入了死胡同，但墙已被推倒。没有路。只要往前走又到处是路。我很喜欢读外国诗，从不相信外来文化会在中国怎样。唐代最强盛的时候，正是佛教大举进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宇宙间万事万物，绝不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弊。中国现代史是怎样发端、又怎样发

展的？成千上万的先驱者前仆后继，最终不是从西方找到了我们至今坚定不移地信仰着的主义吗？于谦，怕什么呢？以宏观立论，先进的生产力，腐朽的文化云云，原本就同历史唯物论背道而驰。腐朽当然有，但那并不是一切。或有指之为盲目者。殊不知夜郎自大、作茧自缚才是真正的盲目。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论文学，论诗，我们还无法与前人的成就相比。但我们正沿着历史的螺旋奋力攀登，创造刚刚开始。或许，我们只是在为真正伟大的创造作准备。诗人应当有清醒的历史感。不是超凡脱俗的雅士，不是救国救民的豪杰，不是聪明绝顶的才子佳人，也不是宣讲真理的圣哲，站在云端俯视芸芸众生的神仙。诗人诗人，写诗的人而已。他们同工人、农人、军人、捕捉宇宙射线的人、寻找河外星系的人、研究遗传工程的人一样，以自己的劳动和用劳动创造的美，构筑着社会的金字塔。所不同者，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是民族心灵的历史，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历史因诗而更辉煌，诗因历史而不朽。

当今之世，诗歌出版步履维艰。青岛出版社刚刚诞生在一片脚手架下，便一再催我抓紧

整理书稿，意笃情长，唯诗能谢，我当努力。

1987. 12. 23 夜

目 次

自序.....	1
归来.....	1
布谷声声.....	3
记忆.....	6
除夕夜.....	8
井台意象.....	11
我家的小院.....	13
炊烟.....	15
柳芽青青.....	17
风筝.....	20
春天.....	22
晨曲.....	24
村后的小河.....	26
我不敢再往前走.....	28
离别.....	31

我所认识的海·····	35
夜雾升起来了·····	37
小岛·····	39
贝壳·····	41
浪花·····	43
足迹·····	45
小夜曲·····	47
观潮赋·····	49
贝壳的故事·····	51
椰子树上的螃蟹·····	53
航程·····	54
你的诗是星星·····	56
灯塔·····	58
彗星·····	60
每天,我走过青岛的街道·····	62
牡丹情·····	64
泰安雨·····	67
泰山石·····	69
泰山索道·····	71
登蓬莱阁·····	73
绝壁上的殿宇·····	75
蒲松龄故居·····	77

刘公岛.....	79
泉城大道.....	80
北京：邮电大楼记事.....	82
烟水亭思绪.....	84
登黄鹤楼.....	86
归元寺偶得.....	88
深潭.....	90
车过兰考.....	92
致芜湖.....	94
镜湖遐思.....	96
渡江纪念碑.....	98
浦江夜泊.....	100
庐山采叶.....	101
五老峰感事.....	103
参观庐山会议会址记感.....	105
望天都峰.....	106
玄武湖黄昏.....	108
我走在密密的大森林.....	109
问紫薇.....	111
防风林中，有棵年轻的白杨.....	113
瀑布.....	115
脚之歌.....	117

滔滔的黄河呵.....	119
大地的记忆.....	128
普通乘客.....	128
甜水流不尽.....	129
梨树歌.....	131
欢乐.....	133
‘呵，大路.....	137
他走在三月的春风里.....	142
春天的歌.....	148
诗与车刀.....	156

归 来

我又踏上故乡的路，
归来的脚步是一串甜蜜的音符。
迎面，绿蒙蒙的风，吹得
心象一头牵不住的小鹿。

哦，仿佛就在昨天，路上——
花尾巴风筝，黄尾巴牛犊，
站在小树上唱歌的喜鹊和太阳，
藏在草窠里耳语的童话和汗珠。

六月，星星集合起萤火，
一条条热烈的弧线纷纷划开夜幕；
七月，阵雨落欢了青蛙，
一片生命的鼓敲得风欢水舞。

是谁说，岁月会把童年
埋进深深的记忆的湖，

走在故乡路上，它放出
无数洁白的天鹅在湖面飞舞。

此刻呵，我多么想赤脚走过田埂，
把母亲交我的水罐送给父亲，
然后，逮一串蚂蚱，采一篮香菇，
爬到树上找一只等待妈妈的小布谷。

当然，路上，我也想到自己怎样长大，
路怎样在脚下延伸和沉浮。
想到离别的果实怎样又甜又苦，
心，怎样摘下那长长的祝福……

而今，千山万水已度量过我的脚步，
秋情春意，芳草大路——
岁月带走了童年却没带去童心，
纯真与诗，在我生命中永驻！

1984年5月29日

布 谷 声 声

远远地就听见你在叫我，
布谷，
同芬芳的田垄一起，
同年轻的树林一起，
同四月的风一起，
在河边扯开长长的岁月，
一声声叫着我的名字。

已经很久了，我失落了，你，
无暇回来寻觅，
春风里，秋雨里，
只有城市的喧嚣摇撼着楼窗，
只有车轮在楼窗与楼窗间
疾驰，
只有文件，书报，会议，
只有迎客送客和上班下班的
楼梯。

更何况，年年
时间的鞭子猛烈抽击着
暴风雪，
问我归期，未有归期。
日子，在我面前也在你面前
严峻地站立着，
呵，各有各的生活，
各受各的洗礼。

如今，严冬
被绿色的箭簇一个个射倒，
我们又重逢在柳烟里。
我依然幼稚而天真，
我依然粗犷而诚实。

四月的太阳依然属于你。
河边的梨花依然属于你。
田野的故事依然属于你。
泥土的歌谣依然属于你。

啊！远远地就听见你在叫我，
布谷，

一声，一声，
汇成一道小溪，
象母亲的乳汁，
流淌在我的诗思里。

1986年8月